桐江集

桐江集目錄

卷一

桐江集卷一

元　方回　撰

石峽書院賦

歙睦兩郡之方氏皆東漢賢良眞應仙翁之後墓在淳邑廟則歙亦多有而此邑本歙之東鄉同年宗兄府判寺簿君玉於仙翁墓傍近爲石峽書院以淑同志回守郡七年始獲以勸耕來與謁奠謹成古賦一首求教併呈蛟峯尚書諸公

歷故鄣之遺區兮泝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兮萬峯閒其清朗挹寒碧以濯纓兮睨空青而停槳維還淳

之古邑兮割歙封之東壤昔固嘗郡於斯兮猶民稠而
土廣予家於紫陽之下兮啟此邦之來長雖視之若恭
梓兮愧曾織於善狀七閱歲曷不歸兮駭童顚而槁項
賴多士之熾俗兮遵砥途之坦蕩循阡陌以勸耕兮嘉
農畔之洵讓偉深衣與大冠兮勞予行之鞅掌曰肄業
於精廬兮新石峽之塏爽領袖者誰子同姓兮又同登
於虎榜欝經綸其莫究兮聊私淑乎吾黨睠吾宗之蟬
嫣兮叩古初而遐想方雷氏之娩軒后兮實得姓之攸
昉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宣而善將叅召南於雅什兮
詠其猶之克壯伯牙之師子春兮紘山水之幽響奕西

都之九卿兮字君實而名賞紛蝟起以鋤新兮有平陵之相望成敗不可以論人兮亦一時之倜儻緬真應之仙翁兮知駕鶴其焉往彼金碗之出人間兮孰不樵牧於烟莽與釣壇屹其東西兮此佳城歸乎無恙群雲仍之簪緌兮謹歲時而來饗隱鸕原者曰干兮守雉山者曰亮保土宇以綏靜兮擅詩名而高尚皆賢良之苗裔兮匪郡秉之私獎予君玉父之好脩兮鼓斯文而為倡昆季儼其連壁兮邁坡穎之超放出寸雲必為霖兮寧退處而孤抗肯斯堂於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而藏止兮咸攝齊於函丈俾掃松而釋菜兮契予衷之

歆仰摝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受講嗟予學之久荒兮艱弄斤於般匠拾夫子之糟粕兮竊有聞於疇曩情之動貴乎省察兮性之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兮發則欲各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以除其妄如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食無非道兮勿馳情於惚恍一念一慮之間兮分聖狂於克罔嘻近世所以不古兮罥名揚之罝網科舉之壞人心兮競區區之得喪屬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常視於無誑以干祿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天或者惡其然兮斯草螙而矯枉無所為而為學兮真儒庶其可訪聲乃心於希瑟

兮槃㢢躬於陋巷顏曾顑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塾居而受書兮或野芸而植杖君子睟盎以潤身兮小人給夫一餉化銛鋒而牛犢兮息銗筩之鷸蚌奉幽酒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嬰吏徹而弗子蜺兮言及茲而泚額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敢卜隣於思曠

晦庵集抄序

文公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日讀一卷計三月餘日日讀三卷亦三十餘日始畢學者能如是鮮矣凡天下之大編帙立程用工不為事物所間斷日復日從事焉必如期而周遍者非身閑心靜不能也公語錄有類殊便

檢閱然門人弟子所記不盡得其精微間亦有舛剌者未若公集則皆出公之親筆而無可疑者也近有續近思錄雖稍取公集入類而一百一十一卷中精微何可勝筭未免學一口遺十百回日讀公集亦既周遍乃句抄節析為四十類以觀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心性情命仁義禮智之說道之體也其不入於六經四書諸先儒之類者揭以為首次道體類第一道莫大於仁自孔門以至於公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求仁次仁類第二求道在仁求仁在學學莫切於敬公所以講之者至矣次講學類第三凡學之要先四書後六經次太學類第四

論語類第五孟子類第六中庸類第七六經莫奧於易
啟蒙本義所以作次易類第八定書刪詩作春秋皆孔
子親筆公以書說付蔡仲默詩有傳春秋雖無著譔微
言亦精次書類第九詩類第十春秋類第十一禮以儀
禮為經周官大小戴為傳公嘗脩禮儀記王朝邦國次
禮類第十二古樂既亡意猶可論次樂類第十三古今
異宜名物法式不同不經公弗言次制度類第十四一
理萬物聖傳晦湮卓爾無極開我後人次周子類第十
五龍門笙鏞紹濂泝洙次程子類第十六先天經世西
銘正蒙羽翼後先次邵子類第十七張子類第十八龜

山之南後有延平上蔡之沈後有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延平傳之公次龜山類第十九上蔡類第二十延平類第二十一五峯類第二十二岳麓麗澤左切右磋次南軒類第二十三東萊類第二十四荀楊董王以至韓歐有醇有疵一槩諸聖次諸子類第二十五治亂得失史亦不可不習次諸史類第二十六資有高下學有淺深時不乏人以前代人次為古人物類第二十七本朝人次為近人物類第二十八學必見於用次言治類第二十九用不用係乎時次時事類第三十仕止行藏在我者可必次出處類第三十一文雖道之末言無文行不

遠次論文類第三十二詠歌情性雖非一百五篇公所自為及品藻皆非苟然次歌詩類三十三安石不知道判心迹離内外為世患公痛闢之次荊學類第三十四馳騁詞章耽酣筑瞿不玩柯葉而昧本根次蘇學類第三十五專踐履鄙講讀禪機而儒言次陸學類第三十六王伯義利混為一區推管尊遷去道彌遠次浙學類第三十七似是而非厖說孔多公嘗著雜學辨次雜學類第三十八詖淫邪遁吾道之賊其端毫差水火不相入次異端類第三十九閏有餘筵有奇大匠材良醫藥無遺棄次雜事類第四十嗚呼公之學盡在是矣然其

大要亦可得聞乎傳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聖人之道如是而已其在天則於穆不已而各正性命也其在聖人道之行莫如堯明德而上睦族而下一也道之明莫如孔子志學從心安老懷少一也其在學者盡己之心之謂忠推己之心及人之謂恕亦一也近理亂真者妄意於成己而不足以成物商功計利者又一切以成物為急務而不本於成己此佛老管商所以異於吾道者二而分之也如荊學者以一人之身兼所謂二而分之者其說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肆誣流禍湮塞正傳公奮然起於南渡之後適又有各執其

一偏者以為斯道之翳公所以循循善誘如孔子而又申之以孟子不得已之辨者其亦有見於聖人之道本末内外有如形影之不相離者耶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之謂也學者欲觀此四十類而通焉則亦無易乎是說矣是必有身閑而心靜者其庶乎知之也哉

南軒集鈔序

孟軻氏沒由秦漢以來士未有知道之為何物而學之為何事者也韓愈氏能言道之用而未得其要其學由文而入至本朝諸大儒出而後道與學之要大明於天下衣冠南渡得其傳而尤親切者吾晦庵與南軒爾且道

何物也仁義禮智是也即天之元亨利貞也元者善之長即仁之所以首四德包萬善者也人而能全其本心之仁則道在是矣故曰仁者之要學所以學是道也世之為學者其說千蹊萬端大者放漫倡佯小者破碎纖巧而其歸卒無所得先儒獨得其說以敬為主而又廣推其義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能終始乎此敬而仁在是矣故曰敬者學之要南軒平生守此二者為之準的所謂言仁錄主一箴者皆知要之言也是故能以其身方駕並驅於千古之上為一世道學之宗主夫豈偶然也哉然則道之準的在乎仁學之準的在乎敬

敬則仁仁則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其所以漸磨視效者猶有人焉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為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為之師以晦庵東萊為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為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為準的著諸葛忠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槩見者蓋如此予節抄南軒集分類以觀着是說於前將以曉士大夫之有志於道學者宜不可不得其要以為之準的也

東萊集抄序

東萊先生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徙壽春始

相太宗真宗者曰蒙正謚文穆公其父龜圖嘗為起居郎知泗州龜圖之弟龜祥嘗為殿中侍御史知壽州子蒙亨大理寺丞生夷簡三相仁宗封申國謚文靖公始家開封先生六世祖也夷簡五子二至相輔公弼樞密使謚惠穆公公著為平章亦封申國謚正獻公公著三子長希哲封滎陽子生好問亦長子尚書右丞封東萊郡侯先生曾祖也好問五子長子本中為中書舍人擅詩聲號大東萊先生第三子綳中嘗為駕部郎官先生祖也先生父大器從兄弟九人居長嘗為倉部郎官知黄州池州吉州先生從兄弟十六人而先生居長紹興

七年丁巳倉部婦翁曾文清幾為廣西漕從在甥館以三
月十七日生於靜江府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官紹興二十
五年乙亥倉部為福建憲幹先生年十九始從待次長汀
尉三山林公之奇游初銓注南岳祠再銓授嚴州桐陵簿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禮部奏名第六人殿試科甲第九人
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宗教乾道元年乙酉侍倉部之
池州州治左序讀書堂猶存二年丙戌丁內憂四年戊子
左氏博議成五年己丑除大學博士待次改差嚴州州學
教授南軒張公來為守六年庚寅再除大學博士兼國史
實錄南軒亦召為郎寓居同巷此二先生相與講學之始

未也七年辛卯改官召試除正字八年壬辰丁倉部憂九年癸巳陸九齡子壽來會於婺淳熙元年甲午始編讀詩記陸子静九淵來除崇道祠如紹興府有入越錄二年乙未夏如建寧府之武夷訪晦庵先生朱公同編近思錄晦庵送先生至信州鵝湖二陸劉清之子澄皆來會有入閩錄而鵝湖辨難語世不傳三年丙申如衢州哭汪公應辰又往會晦庵於衢冬除秘書郎與修徽宗實錄四年丁酉被旨校正文海後名皇朝文鑑五年夏除小著兼權禮部郎官冬除大著十二月感末疾是年晦庵起知南康軍六年正月詔與添差參議官以文鑑除直秘閣始定

家於婺六月奉武夷祠七年庚子作大事記秋再除大著辭添差浙東帥參尋奉明道祠是年南軒陸子壽卒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五嗚呼天之生賢如先生者數百年一二人耳而壽止此予讀先生前後別外集摘抄要語如晦庵南軒蓋謂親筆所著勝於語錄而先生無語錄傳世晦庵楚辭注南軒後集奏議亦未暇抄而先生大事記可摘者亦不在此惟儒學之盛莫盛於乾淳而象山之學曰覺晦庵以其務在頓悟而規之陳亮同父談王伯崇漢唐晦庵以浙學為事功不取也先生處其間亦不明闢其非身與晦庵南軒鼎立

為三以淑海內學者而異趣之徒自然和諧無所容其排擊此宰相善用人之宏度密謨也而天不假年悲夫晦庵老壽不究其用乃有僞黨之禍及三大儒皆淪謝侂逺清嵩全道相繼柄國濁亂天下嫉是者擯斥之如仇讎借美於是者以虗文示褒而實不與假道於是者以剽竊譁世取寵而行不至微言絶大義乖孰有能振斯文而起之者乎晦庵謚文公南軒謚宣公先生謚成公皆從祀於大成殿此則百世不可易者也

滕元秀詩集序

詩貴活貴響不然則死語啞語也始回至郡讀釣臺集

見有日月色揺江如汞走者噫此非所謂活語乎又見
有所謂七里風煙萬里寛者蓋亦響而不啞心異之細
視則郡人龍嶺老樵滕公所作也訪求數年乃得公學
行之詳公諱岑字元秀嚴州建德縣人以紹興七年丁
巳生至嘉定十七年甲申卒年八十八紹興二十九年
已卯以書經領鄉薦屢上南宮不第紹熙元年庚戌特
奏名初筮徽州歙縣尉終更母憂再調溫州平陽縣丞
秩滿忤郡將請祠以歸自是監南岳廟凡五任娶皇甫
氏兩男先公卒無孫三女一嫁新城縣士人公之歸自
永嘉也積俸楮八百千付新城壻買田無賣者壻家槖

其楮歲以田八十畝輸租入會官行新楮一易二縮為四百千既而增七以楮歸公失田入而楮亦散愈益貧甚家今城西湖之阜頗有花木水竹之勝與隣居故臨海縣丞喻公如塤字仲和尤厚善詩卷日往來晚跌足不出而詩效香山宛邱之體多次其韻或謂公前身乃廣智寺僧清首座故學兼儒佛其卒也郡守趙公立夫郊祭祖葬墓在今溪南鶴山詩全集三十卷號無所可用集三衢鄭景龍嘗取一二入中興詩選淳祐中郡守趙公汝歷假其集不歸公宗子承孫字子由登嘉泰壬戌第仕至南雄糾幕回從其孫茂叔得公詩一帙又從

臨海縣丞喻公之子發得公真蹟數十紙合釣臺集茅
所見編爲三卷計詩三百首以詔後學夫詩貴活其說
出呂居仁貴響其說出潘邠老近世爲詩者七言律宗
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靈之好而鬪
飣粉繪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篇如蘇黃李杜
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子則皆縮手不能
又且借是以爲游走乞索之具而詩道喪矣今公之詩
零落十不一存其仕於歙乎陽詩不可得見所可見者
未仕已前詩及暮年詩耳有誠齋亦有放翁有江西亦
有唐人跳脫窠臼擺落脂膩無近世畢陋酸嘶之習當

其時謠謂浙右滕元秀江西劉改之然龍洲道人詩回未敢以為然外強中乾多謁客氣郡人謂公狀貌奇古音吐洪偉回雖生晚而於詩如見公之面間與趙君與東賓暘讎之校正訛舛行之永久是不特修此邦之缺遺而亦為郡者之所當為也　郡守古歙晚學方回謹序

張澤民詩集序

不純乎天理公論不盡不拔乎流俗人品不高然揭是以自標則孔融嵇康不容於曹馬矣必知此者始可與語陶淵明之詩也歟淵明詩人皆以為平淡細讀之極

天下之豪放惟朱文公能知之詠荆軻三良桃源諸篇其氣可見而托物寄興於杯酒籬菊之間其視桓温父子劉裕君臣猶甕中蠛蠓也實齋先生諱道治字澤民家衢之開化生於開禧元年乙丑史彌遠殺濟王時君年二十一矣年三十一端平乙未進士第西山真先生其座主也咸淳戊辰年六十四考舉及格班改在寓所一夕飲醉明發弗興視之卒景定甲子子幹江東庾幕君僉判池州軍事長子二十二歲而下交於子其於詩如莊子所謂斲輪削鐻解牛承蜩志不分而凝於神者口不臧否人物而胷中有涇渭與客酣飲談笑得詩令

左右筆之動數脉圜美精熟雖極力鍜錬者不逮無一語不平淡而毫放之氣自不可掩舊詩予不得全見之而得其詠梅詩極多篇有意句有韻試嘗探其根源則每與予容言謂開禧嘉定寶慶端平以來無公論濟邸之寃諸老大儒能言其末而不究其本綱常泯滅此口極口當宋氏之亡實由於此然張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以爲綱常泯滅世道淪胥將在於此彌遠號爲草侂胄之政清之號爲革彌遠之政而化實不更疽根療證愈深愈固此淳乎天理之公論惟君一人能言之君既仕鄉黨後進有挾高科由邪逕者往往位執政

從官君一不挂齒惟於徑畈徐公霖之死哭之甚哀屢為詩以悲之嘗為廣州理掾經畧帥馬天驥其里人以君越王臺懷古詩為譏已歲刻遍郡幕獨遺君朔齋劉公震孫將舉君天驥又摟以畀他人此不謂之人品拔於流俗者乎豫章徐琦子蒼沿制檄抵秋浦予唱君和有云詞林日凋踈生意不復新慎勿大崛奇崛奇驚世人玉堂老仙坡過海走一巡非天寔罰之語言累其身蓋君之意以見微謂不當揭所有以自標於世也君歿已十四年予篋中藏君詩三帙惟與予同官時往來詩最多摘選如干首序其意與學者共之庶或傳之不朽

焉

趙賔暘詩集序

詩之存於世者三百五篇聖人刪定垂世為六藝之一使人觀之而有所感發懲創初不計其言語之工拙與夫學問之淺深也後世論詩必以言語工拙論而又必推其人學問淺深為如何然言論工者未必學問深而深於學問者亦或拙於言語此詩之所以難言也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今所謂永言依永和聲者泯不復傳惟言志尚可論耳舜之言喜起皋之言明良此詩也即皐舜之志也由求赤點所言雖異

皆一時無韻之詩也大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彼塵汙俗染者葷羶滿腸胃嗜慾浸骨髓雖竭力文飾乎外自以為近而相去愈遠古之人雖閭巷子女風謡之作亦出於天真之自然而今之人反是惟恐夫詩之不深於學問也則以道德性命仁義禮智之說排比而成詩惟恐夫詩之不工於言語也則以風雲月露草木禽魚之狀補湊而成詩以譁世取寵以矜己耀能愈欲深而愈淺愈欲工而愈拙此其故何也青霄之鳶非不高也而志在腐鼠雖欲為鳳鳴得乎是故詩也者不可以勇力取不可以智巧致學問淺深言語工拙皆非所以論

詩累陵趙君與東賓暘宗學外內優上舍寶祐丙辰進士三甲歷任贛州教兩浙運幹會子庫檢察司農寺排岸班改奉議當升朝矣近俯就鄉校主經義講席予初不知君精於詩一再倡酬瞠若乎後積久玩味謂君詩瘦而不枯勁而不燥如趙章泉間嘗評詩君以為唐惟有一孟東野宋惟有一陳無已予然後知君之志慕貞曜後山之為人蓋甘於阨窮靜退而無求者也君之志縱不得如臯之賡舜視點之不屑三子幾焉君詩秘不示人予屢有請始得君二十年詩曰魯齋小藁觀之其自序乃謂學必本洙泗文必本六籍先秦西漢此以教

後學入門可也使後學由此以求君之所謂詩而不本於志則亦好龍畫虎而已予於是存其尤者序而行之俾當世詩人反求乎根柢之所在而無徒掇拾菁英以事其外焉　紫陽方回謹序

馮伯田詩集序

天無雲謂之清水無泥謂之清風涼謂之清月皎謂之清一日之氣夜清四時之氣秋清空山大澤鶴唳龍吟為清長松茂竹雪積露凝為清荒迥之野笛清寂靜之室琴清而詩人之詩亦有所謂清焉清矣又有所謂新焉新沐者必彈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此以舊而為新

者也古嘗黍稻麻麥皆貴新此名舊而實新者也田磽
則易器敝則毀此舍舊而圖新者也成湯之盤庖丁之
刄善用之則物雖舊而未嘗不新者也南人於凉之蒲
蓟北人於閩之荔枝咀其枯腊以為美在是矣風稍露
顆珠液玉漿雖語之不信此知其舊而不知其新者也
然則詩人之詩清而後能新即新而後能清耶老杜謂
清新庾開府並言之未嘗別言之也非清不新非新不
清同出而異名此非可以體用言也予客桐江七年得
詩友兩人趙君賓暘之瘦勁有江子我趙昌甫之風馮
君伯田之清新雜之王摩詰劉長卿張司業白香山集

中或者有不能辨如終日無人到隔林惟鳥啼如雀舌
收先雨猫頭揠帶泥如因聽猷竹雨便碎賞花心如一
春多是雨四壁半生苔如呈吳履齋云飄風驚日月落
葉滿乾坤如廬山白鶴觀云井在丹誰煉碑殘墨欲枯
如雲川感舊云多應河畔骨便是屋中人如重陽云無
錢難得酒有菊自開花如桐廬潤水云鷗趁湍流下魚
藏石罅間如江陰君山云郡乘紀春申山因號曰君此
五言近體之清新者也如題垂虹三高亭云非關前哲
真難及自是今人不肯高如賦虞司户雙鶴云道人已
是九分清雙鶴飛來湊十分如賀虞永州遷居云萬里

遠來尋屋住四邊先問有梅無如感懷古廟熒熒多鬼
火荒村寂寂少人烟如可憐門外新歸燕不見堂前舊
主人如店荒住客來爭席郊逈無人可問程如每向宋
清求善藥閑從詹尹卜新年如除夕雨云燈影照殘孤
枕夢雨聲滴碎兩年心正旦云興亡有數從千古寒暑
無情又一年如問天庇是資身策度日應收賣卜錢此
七言近體之清新也古五言體如擬陶有云茅簷入幽
徑風雨聊可樓喜無車馬喧而有耒耜隨詠雲有云山
腰一抹雲雲起知何處急渡小橋尋天風又吹去又云
石何有於雲雲乃生於石拂石訊雲蹤苔深無處覓桐

廬暑夜有云中流有行舟似亦得清致只恐秉舟人未識月中意他如三無奈何及墳庵雜興五首則清新之中又古淡七言古體如謝虞司户鍾乳粉前云仙家仙藥不易得頗爲鬼神所愛惜道人入山因採出輕如鵝管如蟬翼後云多君用心窮樂譜能辨始興最良處合入梁公藥籠貯嗟乎嗟乎世上伏苓多老芋他如置酒觀荷大風雨及秋風歌題緩齋則清新之中又豪宕而其清之至新之尤者莫如絶句夜静山寒漸透衣旋煨松火擁爐圍忽聽竹外籬門響知是小童買酒歸向晚閑行步夕陽歸來松逕已昏黄隔林風度鐘聲細認得

庵中炷夜香莫道經霜不見花小春風景屬山家滿山紅葉斜陽映却似桃源一片霞小池巖上層層叠翠苔小池巧鑿近巖隈就巖引得清泉滿便有前山月入來如此者可三四十絶而鷓鴣源樵歌云綺羅巷陌總成塵那識擔柴老買臣自笑賣柴元似舊買柴却換舊時人視劉禹錫夔州歌尤哀深也或謂老杜之寄太白也以清新對俊逸而予於馮君之詩獨以清新許之無乃於俊逸不足乎曰不然才力之使然者為俊逸意味之自然者為清新可無彼不可無此故不同也或又問清新之所自來得之學乎得之思乎世未嘗無苦學精思

之士而或不能為詩或能為之而不能清新君其問諸秀石秀石不言君其問諸老杜太白馮君名坦普州安岳人普石秀天下故以扁其座右伯田其字也一字然明掌兩魁淛漕咸淳辛未推恩任渝之江津夾槽務西總龍灣酒庫杭之觀察推官未赴今年六十有二父漁溪先生以上五世内左丞樞密無記先生獬史有傳祠部鴻石先生山春秋通解文集行於世弓於君弟抱甕詩跋巳詳兹不再書　紫陽盧谷方回謹序

名僧詩話序

古聖人作民有康衢之謡君有歌臣有賡皆所以言其

志而天機之不能自已者也上之朝廷公卿下之閭巷
子女皆有詩至周有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篇垂於後
世蓋取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發為風賦雅頌比
興之六體曰思無邪曰止乎禮義以達政教以移風俗
此詩之大綱然也彼西域之人世守其旁行之書以習
乎釋迦氏之說意者中國伏羲之畫倉頡之字雖帝王
盛時未嘗化行於葱嶺流沙之外故其口之所傳筆之
所授惟死生為一大事而於吾道危微精一之旨無聞
焉然以華言譯其所謂伽陁波蔗祇夜則與吾中國四
言五言六言七言詩有暗合者豈亦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乎且中國之人其知有佛也自後漢永平始其訏為僧也自曹魏皇初始其變於禪也自蕭梁普通始佛也僧也禪也此三字中國本無之佛仔之佛(音弼)借是字為符勿之切而訓為覺禪讓之禪(音繕)借是字為時連之切而訓為定又僧字別無它議其訓為乞其切為思登而專為浮屠道人之稱是皆中國之字以行西域之音云爾然則凡所謂七佛偈西天二十八祖偈自初傳四十二章經已有偈以至唐武后譯華嚴經至三萬餘偈皆中國之譯者為之而文人才士或增為之也三代無佛兩漢無佛魏晉以來無禪禪學盛而至於唐南北宗

分北宗以樹以鏡譬心而曰時時拂拭不使惹塵埃
南宗謂本來無一物自不惹塵埃高矣後之善爲詩者
皆祖此意謂之翻案法李杜韓柳歐王蘇黃排佛好佛
不同而所與交游多名僧尤多詩僧則同許元度於支
遁陶淵明於惠遠韋蘇州於皎然劉禹錫於靈澈石曼
卿於山東演梅聖俞於達觀穎張無盡於甘露滅張無
垢於妙善果極一時斤堊磁鈇之契流風至今而朱文
公道學宗師亦於杏雨柳風之南寓賞心焉此予名僧
詩話之所以作也丁丑戊寅閒留揚州石塔寺稍述一
二遠還桐江過錢塘搜訪古今僧集訂以貝經燈傳至

明年己卯緝成六十卷或者謂此徒敝精神何關風教
而予之意則有在也周之末季民養於井田教於學校
賓興以三物而用之於出長入治之間上無遺才下無
失職而又命太師採詩觀風以察其疾痛怨思之所指
未有佚其身於比閭族黨之外者也春秋作而晨門荷
蓧長沮桀溺之徒皆以賢者憤世嫉邪甘為禽麋木石
之侶則世道降矣愈降愈下乃有緇髠潛逃之圓元嘉
治而湯休還俗臺城破而宗殆棄官出處之意可知也
正觀之際盛矣而寒山拾得猶隱於天台予固疑其為
避世之君子徐敬業駱賓王以亡命隱元隱之所云智

度智堅師以敗將隱而小說所傳猶有甚於此者六祖之泒分為五宗魔呵斥罵竒險譎恠其語實出入於詩人之詩至近世南北叢林一言半偈俱不乏人由是推之則河岳星辰之精魁異傑特之士韜埋墊沒於敗衲漏椽之下者何可勝數後世人才之所以衰少益不如古者其以此故非歟此予所以有感著為名僧詩話而天下名士大夫詩話亦叅錯其間必讀者細考焉則知其意將在於扶植天命民彝而非躭博溺異往而不返者之謂也

寓宅十詠序

烏龍崔嵬如岱馬日秀狀如嵩范文正公語也予書塾介乎二山之間翠峯白雲豈異疇曩郡從事富文能琴迭唱交和林僧野客患然投詩今亦不乏其人愧予無以領袖之云爾是為岱嵩書塾一詠歸去來詞曰舟遥遥以輕颺淵明自彭澤歸柴桑蓋以舟也舟曰輕者何無所有也予家歙官睦上下一水間駕無所有之輕舟歸而老於紫陽山之下其志也亭形如舟故以名是為歸舟二詠沈隱侯曰新安山水至清淺深見底予謂為人亦當如此水矣今七里瀨即新安江口也作亭臨水以寫我心是為清見底三詠初營數椽得舊牓曰西齋

書法頗古雅予因之不草予先世邱墓在郡西餘十舍
許於茲坐而向西不忘本也是為西齋四詠太史公論
九流謂儒學博而寡要此以言漢儒可也夫多學而識
之豈不在乎書一以貫之則非書矣蓋善學者必自得
於書之外予歛之藏書泯於盜寓屋書不多自詭儒家
能讀是亦儒也讀是而無所得雖多亦奚為此以訓吾
家兒非敢為天下儒者道也是為儒家五詠迺瞻衡宇
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侯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
幼入室有酒盈樽味五柳先生此數言亦天下之至樂
也試嘗思夫瞻之之初而撫乎存之之物以燕吾室為

伏波為少游孰優劣哉是為瞻存室六詠歸去來詞曰眄庭柯以怡顏斯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得天下之至味淵明之趣遠矣予空庭有老樹三四時一屬目亦樂以忘憂焉是為怡顏庭七詠易井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有井而幕之雖寒冽何益哉功足以濟生人道足以淑後學聖賢其忍幕吾井以杜汲者予讀書之地廬外有古井焉勿幕予心也時義未至乎井道之成心存焉可也是為勿幕井八詠淵明高臥北窗之下自謂羲皇上人或謂今之人誰不能具北窗又誰不能偃然高卧升其堂襲其裳而謂之孔子可乎然以予觀之心遜

神怡一枕熟睡亦政未易得也顧予豈敢仰望淵明卧
念平生得無驚周公者足矣是為高卧窓九詠韓昌黎
知虢州刺史劉給事州宅三堂二十一詠竹洞其一也
昌黎謂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而洞門無鎖鑰俗客不
曾來惟昌黎之句傳焉予於竹下為書房甃房之門為
洞將求能言之士和予詩以發予之心庶或寓今之昌
黎云是為竹洞十詠

孫君山經序

一定不可易之謂經堯典禹謨亦天文地理之經也而
今事與古經頗異堯即位二十一年甲子冬至日在虚

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宋日愈益退今歲在辛巳去堯甲子三千六百一十八年冬至日在箕九度昏營室中大衍歷景祐新書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世尤木石情序會天歷乃謂今不及六十年輙差一度此猶未論而有一大可疑者冬至北斗之杓法當指子日自躔虛以至躔箕星自昴中以至室中凡涉六宿天之形可移也斗杓之指子者可移乎不可移乎此天文古今之異而難測者也三江九江諸儒異說碣石九河久淪於海六朝時大江嚙石頭城今清涼寺下桑麻數十里崖有篤孔殊不見江唐瓜洲在江水中今平接揚州城

四十餘里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温縣猶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濟貫濁河遂成虛論此地理古今之異而難拘者也虞夏之書聖人所定之經也然以今準古猶不同若是焉嚴陵孫君逢吉究心天文地理之學所謂紫微黃道二十八宿圖說及燕肅蓮漏遺制乎已畧聞一二又出示新著山經析類建評去麤存粹而肖像其

經法之已驗者為左夫以四卦八干十二支分向背觀山形相風氣察地脉原水勢定穴掩埋謂死者獲安而生者蒙福乎固未有以信其理之必然蓋古不墓祭立廟作主而鬼有所歸以魂爽有知而體魄無知故也後世特嚴上塚之禮則為人子孫者之心不敢以祖父體魄為無知亦孝之極厚之至也且龜枯殼也蓍敗草也灼之揲之用決吉凶謂體魄為泯無所知可乎子求其父之骨於野果而父也子之血滲焉謂體魄為無知不可也萬物生於土歸於土氣無有不散之理體魄也者非金非石久則為土謂之常有知亦不可也避害棄危

人之常情葬祖父而不擇地子孫之所不忍乎獨患夫世之危嚚不盡其當盡之天而覬諸古所難測之天不修其當修之地而求諸古所難拘之地心術不臧學術不正而責效於陰陽家者之所謂術則將因循遷延親有不得其葬者甚則改發遷徙又有親已葬而不得其安者非孫君著經之本意也予故謂有德也日蝕星變旱乾水溢不爲灾無德也函關劔閣彭蠡洞庭不爲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孫君當以此心用山經沐浴佩玉則兆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爲人子孫者當以此心用孫君之山經不然則雖三辰九土載於堯禹之經

者亦有時而變也而况區區一杯之所恃者乎

孫次皐詩集序

兄弟能詩書五子之歌所關甚多非為其詩足以名世也丕植萁豆燃萁則爭名矣後世工詩而傳世者二謝五竇蘇才翁子美坡穎王介甫平甫黄魯直知命秦少游章儀俞秀老清老臨江三孔豫章四洪昭德諸晁餘杭二趙皆是也然其間達而顯者名之傳本不因詩惟窮無可傳者其名賴詩而後傳蓋達則兼有詩名者也窮則專有詩名者也惟兄弟俱窮詩名俱窮專有而非兼有斯為優乎余同郡休邑二孫君是已長孫君嵩元

京詩清勁苦淡如其為人小孫呂巖次臯予未之識忽袖詩訪予武林亦清勁苦淡如其兄惟貌則稍腴與其兄之癯不同次臯晚節豈終于窮者哉雖然士窮何害前所舉兄弟俱窮專有詩名能吟好山猛虎奇句者視半山丞相不足多也元京生嘉熙戊戌今卒四年次臯生淳祐乙巳今年五十一歲余生寶慶丁亥今年六十九歲　元貞改元乙未正月初九日里生方回謹序

吳尚賢漁磯脞語序

同里吳尚賢予未之識寄漁磯脞語一編來武林讀至夏暑詩云僊間有西山松風六月寒明當整襟屨舒笑

青雲端拾手塵外人淪泉采芳蓀篇篇句如此襟懷如此足以為高尚之士矣又律詩云老去漸同嫫母醜歸來免效賈胡留思索至此對偶至此亦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予年七十作詩五十年嘗欲挽銀河淨滌平生烟火腸然後借天孫之錦機經古緯今組奇文織異章以續陶謝李杜黃陳之萬一病未能也尚賢其以余此語此意獻太空而問之當自得之　元貞元年乙未日在箕八度回書

吳尚賢漁磯續語序

里中吳君倧尚賢嘗以漁磯韻語示予為下轉一語今

忘之矣予友曹君清甫戊辰進士第三甲第五人一為
簿及山長即不仕資粹而學輿不輕許可今年六十三
以予年七十寓武林移書問安否又以高賢漁磯續語
見教予讀之凡四十二首效唐人詠史詩最奇於叔孫
通云兩生更肯從綿蕞高祖規模又不同於梅福云吳
市終身避言耳去家豈是去為仙議論精確翻貝葉養
龍涎一聯尤新予未識尚賢亦未知其年以清父之賢
而譽尚賢如此是可謂賢也况其詩又如此其為今相
如無疑特予非揚得意耳詩所以言情性理勝物淡勝
麗予弱冠以來五十年學不逮此何時見清父尚賢一

樽共談斯事耆　元貞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里人方回

萬里序

程斗山吟稿序

口杜口口元年庚子年四十八至成都大曆元年丙午年五十四至夔州山谷論老杜詩必斷自夔州以後試取其庚子至乙巳六年之詩觀之秦隴劍門行旅跋涉浣花草堂居處嘯詠所以然之故如繡如畫又取其丙午至辛亥六年詩觀之則繡與畫之迹俱泯赤甲白鹽之間以至巴峽洞庭湘潭莫不頓挫悲壯剝浮落華今之詩人未嘗深考及此善為詩者由至工而入於不工

工則麤不工則細工則生不工則熟讀程君以南南仲斗山吟稿筆力勁健無近人綺靡風嘗有欲居東西瀼之句殆精於老杜詩者然年甫五十則是已能為成都之子美矣由是而為夔州之子美尚何難哉　至元甲申日在斗十一度同郡回序

楊初菴詩卷序

□□□□□□□□□□□□□□□□□□□□

作詩不與此三長可乎學不至而望夫識□□□不可也識至矣才雖有未至亦至□□□□□先明□□有所見之謂識善於有為之謂□識□□性才根於氣

學也者所以盡性養氣也然則學之要可得□□□顏子四勿曾子三省學也其嘗其唯識也其為邦其□孤□□□軻中庸篇識之極才之餘也時中知言則其學之所□也吾州朱文公集關洛大成學也排江浙異趣識也其著書為文為史為詩無一不可才也蓋唐三百年以詞章取士而知道者無聞焉老杜自比稷契昌黎力闢佛老近乎知道云耳同邑楊君復以詩示余卷首有云瀟洒幽凄境人間萬事空雙童耕隴上一鶴下雲中果熟留花種苗生識藥叢自然為至道何必問崆峒殊有前輩思致他往者亦不一□□□猶欲其加之以

學深其識而廣其才輒為刪其稍循時俗者而歸之顏曾思孟晞之則是晞之如何學子朱子　至元戊子五月既望書

汪斗山識悔吟稿序

古詩以漢魏晉為宗而祖三百五篇離騷律詩以唐人為宗而祖老杜沿其流止乾淳泝其源止洙泗律為骨意為脉字為眼此詩家大槩也然尚有小節當審訂焉近人作詩未論意句工拙所命詩題已多可議書官稱宜從雅謂如明府贊府之類書道號宜從顯謂如東坡山谷之類畀者書名通行無弊則不如悉書□□□此

亦豈可不謹哉同里汪君得一示余近作於絶句良口口口言律良快而五言及古詩鮮且命題有畧可刋者故誦余所聞以口君口加意口余家老尚書方蛟峯也所謂流俗爭名者風斯下矣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其生也有位於時而無以及乎人庸人甘之君子恥焉其死也無足以利其口口而有可以傳於後世惟君子能之庸人不能也吾友陸公諱夢發字太初登寶祐進士第當開慶景定咸淳德祐口口六任選僚改官一作縣兩還京局以死歷事僅得一口府口口則前丁後賈

濶亂天下戚宦勢御之所盤據工技胥隷之所依憑無功之倩將不逮之狎客狙駔婢妾之執政侍從臺諫樞黨勢膠相視自都而材碩俊茂如太初曾不得一當朝紳之後此於太初無足憾者太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苟完嫠孤孑立予訪其家得曉山烏衣圻南二集及曉山零稿詩凡七百八首每讀之未嘗不泫然泣下不知其丹鉛幾口塗乙幾紙而後有以納於中也不知其嘔心幾晨撚首幾口而後有以吐於外也不知其口幾吟哦手幾銓擇初去十七後去十八而後有以存之至今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閣故里荒墟先疇野坂古寺脩竹

敗驛寒燈昔也予於太初幾唱幾酬意者當相與老於紫陽烏聊之下而太初遽忍捨我去乎太初詩刻苦深切氣凌物表而涷硐枯槎靈宇孤籟務為摰斂予浩汗放肆終身愧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於時不足悲有傳於後世猶足幸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嬾菴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惟有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海内詩人如太初與予口不為少而無前輩大老如蘇歐者立斯文之幟以表倡之則世道之任非吾徒之羞也曉山者太初書屋之扁

烏衣圻南者兩都仕邸之所寓故以名集佳章竒句摘一二書於左方盖將以勸後學而亦非故人之私誼云

至元癸未九月一日

婺源黄山中吟卷序

唐詩承陳隋流口之餘沈宋始槩括為律體而古體自是幾廢然陳子昂元次山韋應物及李杜韓柳諸公追劉陶曹謝與之伍亦未嘗盡廢也今之詩人專尚晩唐甚者至不復能為古體婺源黄仲宣有志唐詩予三閲其山中小稿此夕分秋半何人共夜闌可伯仲大晏寒盡春風來滿庭蘚花緑亦復佳致年甫三十進未艾也

婺源朱文公之鄉文公詩出于劉彥冲律體清勁近陳無已古體高遠不減建安如長沙定王臺淵明醉石詩可見也仲宣捨文公將誰師乎高山仰止跂其庶而

滄浪會稽十詠序

學唐人丁卯橋詩逼真而又過之者王半山陸放翁集中多有其作近世乃專尚此亦多可觀武林芝石徐子美嗜學早能詩比為會稽十詠年甫二十五耳於蘭亭云杯行曲水春如昨字入昭陵土亦香此聯為最他亦全篇深穩佳句疊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可專美於前哉

甲午花朝方回序

稽古圖序

堯舜禹若稽古司馬溫公稽古錄所由作也華亭下沙瞿氏建炎前家通州世巨室今所居南渡遷也文獻蓋盛余幸識槃軒運使（雷發）雲巖奉使（霆發）二賢昆仲藏書好古全郡梅埜張君叔夏客其門一日侍燕集雲巖及梅埜示余所刊稽古圖續書宋事亡宋始安石（王介甫）次檜（秦叔玉紹興相）終似道（賈秋壑德祐相）兩僻學文姦一不學妾凶姦名三姦臣深得春秋之意云

四遠齋詩序

車船橇檋曰四載觚竹蒙氾濮鉛祝栗曰四極誰皆行

而皆至之哉陳洪範者封朝鮮著新語者說尉佗驗桿
榼於月氏驅汗血於監澤書帛寄雁開籠看蛇箭竹矢
楛服舟織皮東沿者不必西泝北走者不必南馳而行
臺監察御史禹城楊公延宥彥寬乃以四遠名其齋問
之則曰治朝不以臣愚不肖昔者嘗馳驛將指東抵遼
陽高麗西度秦隴蘭鞏南入交趾雲南北過百井和林
絕域之外今待罪憲府竊祿偷安恐一旦髀肉復生而
桑蓬之志有所不答于先君子顧後之望也故嘗嘿想
夫足迹所嘗至之地而修藏之所以四遠顏焉士大夫
爭從而歌詠之噫我知之矣趙孟視陰富貴移而忘夫

遠者也班超思土血氣衰而憚夫遠者也御史不忘遠亦不憚遠者也雖然東西南北道路之道也遠而四其至也以足仁義禮智道理之道也近而一其至也以心此道在邇而求諸遠乎

僧一山魁松江詩集序

唐僧詩韓吏部門無本第一如怪禽啼曠野極其味之苦宋僧詩蘇玉局門參寥第一如髣髴閒機杼極其味之淡苦也竭力而追之者也其淵之鑽欶淡也遣意而迎之者也其熙之撰欶吳僧魁公詩合島苦參淡而一之苦如定淡如慧定非勞慧非逸至其得也無不天圓

甌集姑評其五言律偶聯皆極其味之苦結句皆極其味之淡矩斯規斯精搜髓索然行年甫三十一盡打包拾天台廬阜之舊北走齊魯燕趙南踰襄漢廣閩西涉巴蜀秦隴眼界廓而足迹濶豈無今代韓蘇為今日僧詩第一與之為不朽哉

鮑子壽詩集序　　壽孫靈松

吾鄉大儒先生近世天下第一品人紹濂纂洛傳孔孟之不傳其大者未易跂及其餘事平生為文及四書釋用不緊要字處乃是十分至緊要字胡邦衡早以詩荐于孝廟似捨大而言細然其為詩委的高妙用陳無已

之律而與所友趙昌甫之作相肖所謂善用實字為虛字者如趙茂實所序者是也鮑君壽孫子壽與予同生朱文公之鄉予二十三歲巳亥年五十其冬以類稿詩五種雜文數十篇走武林見過既書其顛以謝明年春吾友曹君涇清父謂名數頗差今考許嗟夫詩非工之為難而莫難於不工又非不以痛快為貴而貴於婉曲藏之君詩如掃松懷橘躬耕童釣鞭尸抉眼麈尾皐比赤烏丹鳳將雛舐犢淺斟高卧我無孤雁句君有倚樓詩一樽浮太白千里策飛黃千篇異代垂金薤一曲當年忤玉環皆有料而工矣如但喜親庭健何愁客路長

上四字乃不工之工也如少日從遊今老矣殘冬話別各凄然下六字乃不工之工也此先儒所謂虛字也如如送柳州教云重生子厚為師範更與宣尼續廟碑亦是上四字有力所謂不緊要處乃十分緊要也文亦然疾呼猛喝非不痛快然未若閑慢悠遠以婉曲為痛快也君之此帙之文皆甲午乙未丙申分教鄉校應酬之文君年十八丁夘領江東漕舉文聲久矣既進而為金石之文與場屋異大抵君學有淵源知夫用虛字與不緊要字之微機斡旋變化五七百千固亦枯且淡而勁以瘦矣由是以學于朱子之大者而至之豈特詩與文

哉鄉先達丞相程公元鳳奏補君門客登仕郎前浙東提刑汪公應元丞相表弟君祖母汪氏夫人乃其姊教君業童子科君母吳夫人乃耨齋鄉先生吳公口之女孫早誨以外家之傳其文獻所自如此而加以世德積善賢父子丙子遇鄉冦垂危而免自當家傳別書　大德庚子二月廿二日戊辰同里方回序

志隱堂詩序

大江之東有黃山山之峯三十六其最高曰天都峯天都之下黟縣黟今曰黟世號為小桃源謂其可以避世而長往也有志於隱乎是者嘆曰吾昔也仕乎為貧而

今也仕乎愈貧蓋仕之時少而不仕之時多有力而仕
者競如拾芥易無貲而求者更如登天難吾一日暴而
十日寒心桑梓而迹萍蓬二十餘年於兹矣絳帳乎侯
泮奚暇識揚雄之字銅章乎男邦豈常讀子路之書吾
粗勝乎彼而青綸黃紙不吾畀也几案分曹簿書列掾
辨評得其志嘯喏遜其權左右其望上下其手虹霓其
鼻息雷電其毫端使吾處其地無是也而不吾與也而
況澄清一道按臨一州稍伸繡斧之威徐播袴襦之詠
幸而得之未必輸慕讓廉特吾計考功之歲月將白首
不至此耳而況堯之四岳舜之九官周之三公六卿秦

漢之左右丞相太尉大將軍御史大夫唐以來之掛章
參預所謂一品二品云者補山龍調鼎鼐作霖雨任棟
梁雖天假蟣虱臣以彭聃之年曾不待一俯一僂亦決
夢不至于斯矣吾之所謂小桃源者衡桂之山不如其
峭也瀟湘之水不如其清也米精于吳茅大於蜀茯苓
如飴薯蕷如玉㸐笋冬生晩菘秋熟喬林橐栗蒿原菽
粟家有劉安之鷄犬户無冦恂之牛犢野熊山麋鮮而
割之敵上林之獵獸石蛤田蛙枯而腊之勝東海之鮑
魚臘釀洌而無灰溪鱗小而不腥天都之頂太華玉井
菡萏之英出隨湍流一瓣之大有如舟也桃花萬樹黃

鶯百千蕩槳深入不知其源桃實如斗桃核如升薜荔萬仞烟霞千層時乎採藥之毛女跨鶴之羽人飄飄乎其顛也芝朮杞菊延年衞生隨斸隨有丹砂黃精叩參同於道士悟呵罵於禪師讓路有禮負薪能詩吾其可迷而不知復乎上官之前下首而高尻孰與夫芸子之側散髮而披襟塵埃之內避日而畏影孰與夫寂寞之濱飲水而長吟與其為幸遇赦之贓吏孰若為不犯法之平民與其倫當木索笞箠而為要職貴官孰若善保身體髮膚而為孝子慈孫嗚呼此吾所以自榜為志隱子也問其姓名方回里中人程堯也乃為之歌曰

彼黟之源兮孰搴款援具汝舟兮擷汝蘭孫盟汝鶴兮
誓汝猿顧此力錐兮狺狺孔繁彼黟之田兮有粒如玉
揉為耒兮以餐以粥可無飢兮何不足無網羅而逝兮
始為鴻鵠黟之魚兮黟之酒莫識此味兮萬羊之口網
以登兮有人與同醉兮相與為壽我欲從子兮予無後
時身將隱兮焉用文之

大德改元丁酉七月七日戊辰雨過新涼書于武林
清湖之客樓萬里父年七十有一吾志隱子字希古
他日以志隱名堂回尚能至黟賦之

楊商英善惡勸懲錄序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之所謂降誰寔司其降之之權易之所謂必誰寔握其必之之數再考諸書有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當享享于克誠再考諸易有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然後知天地人皆好善惡不善而鬼神寔運於其間陰視其不善者而殃及之謹擇其善者而祥加之慶施之以為無迹而有迹以為無情而有情雷霆霹靂未嘗擊為善之人魑魅魍魎未有善人而罹其惑者嗚呼堯舜在位都俞吁咈鬼神之

柄在朝廷以至三代聖君皆乾之九五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後世賞罰不公則山巓水涯有一二形班氣似者出而顯其彰癉之靈此太上感應篇之類所由作也建之蒲城楊文莊公徽之仲由無子業傳外孫宋宣獻公綬及傳姪孫楊文公億大年回嘗以宋之三朝國史第四十四卷讀文莊公傳第五十卷讀楊文公傳真詩人真文人節在昭陵諸老之先文公八世孫起莘著善惡勸懲錄求回序言回謂季路先進之問賈誼半夜之對不過學者之一端與其談神物評鬼物豈若論人物文公兄弟六七人皆有聲子紘奉禮四世世而有中書舍

人邦鄉紹興壬戌進士第三人遷居呉之震澤六世而有淮西制置使定軒紹雲又有朝議大夫圭號能知人得西山真文忠公德秀為壻八世而有督朝起宗似之起莘商英似之編次家集方岵泉洪楊艮背千二序甚佳今所著錄如范丞相質扇書大暑去酷吏之事有感於鬼神而輕減刑統乃活人之心也雖引鬼神然仙家洞天釋氏地獄並不及之自號古愚居士斯人也回奔走江湖幪乎未之識也　大德癸卯五月日通議大夫紫陽山人方回謹序

節婦邱母周氏詩序

濮州鄄城縣邱君某仕其州壻于州之周氏周氏無男兄弟倚壻養二親生二子邱嶽八歲巖三歲而邱君夭周氏年二十有五誓不再適大德庚子年登古稀嶽以湖州錄事屢遷致用院都事巖為湖州曹掾周氏板輿自湖來杭就祿養前濮州尹徐侯嘗復其家而東南士大夫歌詠之愚嘗讀易有感一歲有十二月故人壽有百二十歲一歲有復臨泰壯夬乾六陽卦姤遯否觀剝坤六陰卦人每十年大氣數一變婦人及時而嫁嫁而生男非天地交之泰卦乎其或不幸盛年而喪所天則豈非一變而為剝乎或謂泰八變而為剝天行也豈能

一變而為剥哉曰不然人事參差不齊有道德以御氣數則泰為泰否亦為泰何者否有伏泰而所為善有以反其否也無道德以御氣數則否為否泰亦為否何者泰有伏否而所為不善有以反其泰也故氣數視理之益損為進退人五陰定勝天剥乾而為剥僅存上九之陽非婦人寡而有子之象乎故其爻辭曰碩果不食歲當九月百木百草無不凋零凡果之有核核之有仁者雖嚴霜大雪枝枯葉飄人有墮指裂膚之慘而果之核核之仁終不朽腐瓠犀瓜瓤亦然此萬物有生生不窮之母也苟此果之核之仁為人所食則已其不為人所

採擷而食之則歷亥子丑寅卯不閱五月而甲坼矣天地之心殫不絕矣寡婦有子而不恃栢舟之節棄而去之則其子如有核有仁之果不為人所食者幾希惟郎母周氏不改其節一堅此心道維德持氣數變而扶之守十年歷坤卦又守十年歷復卦則漸亨矣又守十年歷臨卦又守十年至泰卦則大亨矣碩果之中潛者人不得而食之至二月大壯而雷雨發生甚盛矣猶守義而見其子之成家之易矣嗚呼人惟有一心而多奪于欲況婦人乎以理勝欲自剝至泰忍數十年之苦而至於甘他人之所難□□是節婦之心有理則無欲也雖

然以氣數論易卦則泰八變而爲剥剥四變而爲泰以人心道德論易卦其不善也泰變爲剥何必八其善也剥變爲泰何必四二氣一陰一陽世無君子則已六十四卦大象君子不以困屯蹇蠱而無所爲處剥觀象之時以順而止順而止久則變變小往大來謹以是題邰母周氏節婦之篇端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庚子序

曉窓吟卷序

漢淮南子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色至於好怨至於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考也子曰關

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集用其語而意不醇者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淫不無之哀而傷比比皆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屯曰訟曰剝曰否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矣猶不免賦予羽子室之詩則夫枯謡悴詠上不見荅豈止一屈原而已哉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篇之六義而淮南淺之其于鬼神變化草木芳穢男女乖合國家成敗言抑揚意開闔惟潛菴胡公句句而析之十有九藴焉其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此托辭也於色也豈有所謂好其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此直辭也於怨也豈

有所謂誹由原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皆可也同里劉君示予曉窓吟藁讀無慮數十過和平則不流優游則不怒探孔聖所論關雎之旨而懲艾乎淮南離騷之評非吾儕所當勉乎君之近體有曰滿地殘紅驚不見曉風吹上石榴枝得生息意仙館無人春寂寂一林紅日鍊櫻丹得成實意曉來多謝梁間燕盡把春愁攣似人得涵蓄意山翁何事衝寒往知有梅花在陽溪得洒落意庶乎性情之正者如歸路夕陽收山翠染襟袖又豈不自得于事物之外者乎君舊名寅字子敬今改名光子早䌷繹年少長而君忍貧不仕於易

之泰無有也適而樂者養也屯訟剝否則屢嘗之矣感而哀者激也予懼其激之不已也乃書以歸之　至元癸未三月序

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

余友白廷玉為當塗學官常所往來者咸以詩祖其行余讀之詩用意各不同為廷玉屈者非也以其小伸喜之亦非也榮枯升沉偶然耳外得志而内實焦枯且死則遺臭可乎外若不得志而内有餘樂身枯而美名存焉可也姑孰予舊遊也舉此郡古人物評之王敦桓溫劉裕為晉逆篡皆至得志者也李太白流放廢棄遺青

山一抔土至不得志者也為彼乎為此乎古人物遠矣論近人物樊之古之浮梁虞允文之海鰍皆功臣皆得志孰臧孰否李之儀郭祥正皆有詩名而不相能皆不得志孰是孰非黃魯直作郡九日罷為大梅小梅歐靚賦風月詩氣不少挫韓無咎中原文獻流落南渡僅至從列天際兩娥詞古今絕唱之二公者不得志於生前而得志於身後非歟此事亦遠矣論近事余淳祐辛亥至此郡訪郡博士程公森余鄉人也公魁舍選名進士卒不顯給事中董公槐家居先君同年也後為相不及期歲今四十年矣寶祐戊午景定庚申予從湖北常平

使者魏公克愚兩泊舟牛渚其西也閻郡守年子才嘗
作脫靴亭有記宦者董宋臣諱比高力士喉丁大全下
言路汙衊之當是時丁董勢可畏余臨江嘆息而已其
東也賈似道自鄂漢入相魏以舟從諸戍軍生還者妻
子歡迎以骨歸及戰沒無骨歸者其家慟而返賈實滸
黃州失守者以功自詭欺主欺天下初喜魏才用尹京
尋以不奉行公田譎之死賈竟敗師亡國不得其死余
壬戌慶丕分教漢東歲且盡荆閫呂文德檄往在所白
事冒雪入櫟陽城見其子師望還采石磯阻風三日盡
登覽之勝迅息亦皆三十年所闡丞相三使相一從官

一卿一二千石一中常侍一冷官一槳者升矣枯者沉泉今皆如一漚之滅於水矣不與俱滅者善與惡誰得而易之今諸詩人之詩訟廷玉之屈𦦨雖終身布衣非屈讚廷玉之伸𦦨雖驟為卿相不足言伸顧胷中所存如何耳廷玉過寓公陳威仲亦今之處者也試相與論之 至元辛卯九月十一日紫陽後學方回序

送紫陽山長劉仲鼎序 鉉號悅心

昔在淳祐六祺之丙午歲余時年二十上饒韓公補為新安郡於城南門之外肇建紫陽書院其地實歙縣西尉舊治廢而為遊觀之所號曰梅巖韓公撤酤肆為講肄士民大悅

上其事尚書得宸翰四大字以寵光之紫陽山者去城南
可五里群山自西南來結為此山偃然横立于大溪之水口
回首北向郡治之案山也朱文公先生新安之婺源人而生
于尤溪家于建陽嘗於寓所揭紫陽書院蓋示不忘本故
天下稱為紫陽夫子此紫陽書院之所以建也後三十年乙
亥丙子之間戍將李銓以北兵將至詭曰守城乏材而毀
之祭器書版蕩為烏有城既不守銓之子及部曲為變火
而後潢池清鳴鴈集郡命前進士汪君一龍遠翔曹君涇
清父為山長改創新書院於南門之内古郡學基前守曹公
良朋嘗以為江東道院者余為文記其事於碑然綿蕝殊

不及舊與言往事追慨流光書院起而仆仆而復起忽

四十七年而余亦六十有六年先達鉅公逝者勿作同

流學輩幸為古人今之書院老儒年長於余曰吳君資

深逢原胡君端本方立年稍後余者曹清父三數公無

恙耳餘皆後進豈不重可感也哉予友劉君仲鼎為山

長懼不可為遲其往余謂此尚可為速其往吾州風俗

淳古書生多朴厚質直無譁競浮薄之態朋友可交一

宜往天下酒無不用灰吾州白酒無灰城沙溪酒最佳

酒可飲二宜往梁武謂吾州大好山水城東有堂曰萬

山盡得一郡山水之勝山可觀三可往書院書板存者

鶴山魏文靖公大易集議六十四卷天下所無鶴山謂胡安定王介甫王弼三家易初學入門至其精微則有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横渠藍田廣平上蔡漢上龜山五峯和靖屏山文公南軒東萊凡十六家得聖門之傳窮易學之要諸家易說皆可廢矣學者中年以後不可不讀易鶴山年四十八謫渠陽始讀易成此集議寻年四十一遭臺評始讀易寶此集議至于今夢寐不忘仲嘂舊雖已讀亦不可不再熟讀也是為書可讀四宜往仲嘂湖海豪士鄜王閒孫意氣磊落記問淹該作詩多驚人語年且五十為此冷職屈矣朋友可交酒可飲山可

襯書可讀亦未必非伸也仲愚行矣余將歌歸去來從之遊　至元壬辰六月日序

送俞唯道序

予作詩六十年弱冠在鄉里無碩師竹坡呂左史實警發之俾讀張文潛詩有味欲學其體二十五歲走浙右江左見鄭亦山會張觷總武子子姪歸鄉極論詩法入天目謁洪後峴取半山集看讀凡佳句必再三拈掇之金陵見馮深居二十六還家以詩投郡守魏靜齋其兄巳齋守宣城贈梅聖俞集又欲學梅聖俞從靜齋永嘉因識詩人趙西里希邁大見賞歸而友人羅裳相與抄

誦少陵山谷後山律詩似未有所得別看陳簡齋詩始有入門於是改調通老杜黃陳簡齋玩索尋泝大江通洞庭適長沙江陵在鄂漢軍中與劉朔齋唱和多壬戌別省第一殿試第口口口趙文三公擢置首選賈似道既而抑之遠注隨州教授避禍以去其後三為朝士一為別駕皆遭論罷似道所為也留荆湖幕府時和勸農詩云忽思前夜一犁雨焉用平生百尺樓陳杰自堂宗豫章泒一見稱嘆指授甚詳勉予專意古文及詩四六長短句不必作也江東倉幕得三衢張實齋道洽其人律詩爛熟有阮梅峯者年八十餘在蕪湖索予詩藁往

觀批抹圈點宥去有取飲若山顏無舊侶坐如泥塑有新功梅峯所選予乃大悟大進阮陳之力居多四十九守嚴陵又得一趙賓暘詩淡而瘦予今年八十休官二十六年為郡破家貧極不憂詩餘萬首頗以此事知名平生諸公全就予詩者如此至於深造自得非他人所能予者大槩律詩當專師老杜黃陳簡齋稍寛則梅聖俞又寛則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淵明為根抵三謝尚不滿人意韋柳善學陶者也七言古須守太白退之東坡規模絶句唐人後惟一荆公實不易之論但不當學姚合許渾格卑語陋恢拓不前唐二孟近

世呂居仁尤蕭楊陸但可為助飽讀勤作苦思屢改則日異而月不同矣予嘗有言善詩者用字如柱之立礎用事如射之中的布置如八陣之奇正對偶如六子之偶奇至於剔奇抉怪如在大空中本無一物雲霞雷電雨露霜雪屢變而不窮鍛一字者一句之始字字穩則句成而無鍛迹鑄一句者一篇之始句句圓則篇成而無鑄痕其初運思旋轉如游絲之漾天其終成章妥貼如磐石之鎮地噫烏得斯人而與之言詩哉婺源唯道師魯俞君從予遊性質超邁學力精到於書無不讀躬行粹然先世與文公同里閈叙通家淵源有自來作詩

詩格高律嚴見處與予朂合十年前為賦律詩一首併序每一來見筆力益雄雅奥峻潔今茲之别嗟予老矣乃贈之舊稿而復前之説所以付授期望蓋不淺矣佛氏正法眼藏舒光一笑而得之唯道其朂哉

送柳州教授王俊父序

懼其道里之遠而難于至又顛𤍠其風氣之偏而難於居使士大夫人人有是心則仕宦者必官於輦轂之下而其足迹不出郊圻之外然後可古要荒之地亦必有封建之侯邦貴長立屬以治其民禹貢言東漸于海即今之卉服之諸島也西被于流沙即今之葱嶺交河之

域也朔南暨聲教即周之朔方越裳漢之幕北蜀闔越粵唐之北庭雲南大理是也焉有除之為吏有所懼且嫌而不屑於往者哉昔曾南豐先生送李才叔知柳州謂由京師而之柳水陸之道皆安行則雖遠而不險謂風氣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則意其地偏有瘴而陋之者亦惑矣南豐又謂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然則使回也年未耄亦欣然求一職任以往弔斑林而餌沈塚繼昌黎之舊吟昌黎會合聯句云剝苔弔斑林角飯餌沈塚占雞骨而罰鵞毛續河

東之遺詠柳子厚河東人柳州峒氓云鵞毛禦臘逢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亦一快也已而敢有懼且嬄之心乎回婣家王君國俊俊父長吾州紫陽書堂再調柳教問舟南征颶湧鯨衝蛇瀋蠱茹一皆不問回是以壯之昔我先君為廣西經畧幹官買馬邕莞無罪謫居臨封回生於廣東四歲而歸孤苦閒關今年亦七十有三天於斯文若或相之豈有道里遠風氣偏之患哉俊父秩滿北還年始五十鵬摶鵾化未可定也　大德三年巳亥正月二十日壬寅方回序

送趙山長序

所不同者外也未嘗不同者內也何謂外所逢之時所

仕之位不同也何謂内所稟之性所存之心所為之學未嘗不同也易一卦六爻一卦有一卦之時六爻有六爻之位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禹稷則可他人則不可禹稷受舜命職當拯溺拯飢不在其位而亦曰猶己溺之飢之則為出位之思而亦無益矣紫陽山長趙君之先公與回同官胄學其先儀同總蜀餉與張魏公同事故訓詞有足國裕民之褒儀同之長子閬州初筮賢父有廉潔勤謹之戒其鄉之先生君子書足裕廉勤之裔六字遺之期山長光于前聞人然山長一臞儒往領諸生於足國裕民時與

位皆未也惟廉若勤則無所往而不可山長俸微而用寡職卑而務少非若親民官門庭之熱無可取之物廉則廉矣而亦無難辦之事勤則莫若勤於學乎不以氣性汩理性不以人心泯道心千萬世學之同然者也士患無一燈之地可以伊吾勤於學則木鑚石槃自有透時不勤則千里之駿不如駑之十駕山長年甫三十有六比而回年長以倍又過二故敢僭言及之　大德庚子三月十七日方回序

送汪師魯序

汪直學㽕師魯婺源州回嶺人同宗監察御史良臣居

相隣咸淳乙丑生今年四十歲近以初學吟藁十九首
見示自謂生十二歲丙子而當三駢之遷今日山中避
地明日山中避地逃生之不暇而奚暇于學近所為詩
豈敢望諸公大老之藩城姑以此口是證而求訓誨耳
噫師魯之行合於易卦者三艮下坤上之卦有而不居
其名曰謙師魯不自褒其所作謙也艮下巽上之卦進
不遽進其名曰漸師魯學問不務欲速而循其序漸也
能謙能漸則必將為坤下離上之卦其名曰晉異日為
安國之侯錫馬晝接明出地上晉矣師魯或未然吾言
其以問諸鄉先達朱文公之本義啟蒙

送佛陀恩歸雲門寺詩序

詩始於喜起明良之歌書曰作歌乃歌賡歌又歌孔子之序也三百五篇大序小序孔子之序文也小序不過詩題之下一句而已如后妃之本也后妃之志也後之說詩者又從而附益之多有差牾東廣微補亡六詩自作詩自作序與孔子小序已自不同漢書韋孟詩文選取之其前有諷諫之說乃史官之序文也厥後曹子建上責躬詩表文甚富即所謂自序也至唐老杜自序八哀詩自序覽元道州賦退示官吏詩而元道州自序尤詳於是自作詩而自作序莫盛於韓柳韓送孟東野序

不見詩送李愿歸盤谷序與詩遠抑送韓存義序無詩

送文暢至濬上人八詩僧序詩皆他見宋歐蘇黃陳諸

公今未暇悉數嗚呼非有曹子建杜子美元次山韓退

之柳子厚歐蘇黃陳之才而自作序自作詩以送人不

已僭乎越佛陀恩上人歸老雲門寺以詩餞行又求余

序余難之上人出示前浙東憲使口公獻之詩與序併

又以其詩一卷見教朗聲自誦左右駭愕老杜火雲寺

贊公房有云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予敢借是以為

贈　癸卯歲序

送胡植芸北行序

余假守桐江七年又寓居五年然後去篤學文士大夫多矣於詩人則不過得二人焉曰前上舍蘭溪知縣趙與東字賓暘居建德縣城今年七十八歲没曰包山書院胡方字直内居淳安縣城今年五十七始入都問選他非無魁首狀監侍從風憲監牧之官而於此仕宦不達之二人獨拳拳焉何也之二人者詩人也予癖於詩年踰從心又三而四嘗病夫真詩人之難得宋人高年仕宦不達而以詩名世予取三人焉曰梅聖俞曰陳無已曰趙昌甫世謂宋之詩不及唐予謂此三人唐詩似反出其下賓暘直内詩亦然且真詩人所以難得何也

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為五七言無風雲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鶯燕鷗鷺琴碁書畫鼓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為干謁乞覓之資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醜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弊一至於此或問予宋真詩人獨取此三人何也以其不達也官不達名未嘗不達與達者等也梅聖俞陶粹治和春融天覩歐陽永叔敬之畏之陳無已鍛勁鍊瘦岳握厓聳黃魯直敬之畏之趙昌父悶芳銷華霜枯冰涸趙蹈中敬之畏之有一斡

萬鈞之勢而不見其為用力有一貫萬古之胸而不覺其為用事此予所以深許之也賓暘之淡而峭直內之槁而幽予是以亦敬之畏之直內七世簪纓今北上求仕諸公貴人無以貌寢而吝于一援手哉　大德三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六日紫陽方回序

贈齊君龍吉詩序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以含珠為此儒而發塚者所歌之詩也接鬢壓顪金椎控頤而曰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其雍容和緩又似有禮也以詩禮之身而為盜賊之事近世士大夫口先王行市人是矣惟偃

草有是風也故自兵革以來死而葬者皆不得其安余由睦歸歙聞六歳兒塚一夕為鼠子所發同被患者凡三四家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懼事之未艾也而德興齊君方挾青囊書遊諸公間余又懼其書之無所用也得以箴之　至元癸未四月書于虛谷書院

桐江集卷一終